

神秘岛

外国少年文学卷

儒勒·凡尔纳 著
(法)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主 编 韩作黎
●副主编 赵惠中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少年文学卷

神秘岛

44B-15

(二)

[法]儒勒·凡尔纳 著

王述洁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岛/(法)凡尔纳(Verne, J.-)著;王述洁译.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 外国少年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神… II. ①凡… ②王… III. 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5001 号

神秘岛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 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 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十 七

第二天,5月7日,史密斯和斯皮莱特登上眺望岗,哈伯特和邦克劳夫到上游去打柴,只留纳伯一人在家做饭。

工程师和记者不久就到了湖的南端那个沙滩上,那个巨大的儒艮还在上边搁浅着,已经有不少鸟啄食它的肉了,应该用石头把它们轰走。西鲁斯·史密斯准备将儒艮肉拖回石窟让大家享用。这种动物的肉可是珍贵食品,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地区,儒艮肉是专供当地国王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要把儒艮肉做成美味食品,就必须由纳伯来做了。

当时,西鲁斯·史密斯头脑中又跳出一些新的想法,昨天的事他很感兴趣,一直想着这事,他要弄清这场水底搏斗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动物能把这个很大的儒艮给杀死。

所以他站在湖边上,看着它,琢磨着,但平静的湖水什么动静也没有。初升的阳光照射在湖面上闪烁着光芒。

小沙滩上横躺着儒艮巨大躯体,湖边的水不太深;可从这儿开始,湖底渐渐向下倾斜,湖底的水是非常深的,这个湖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中央盆地,蓄满了红河的水。

“难以想象！亲爱的斯皮莱特，”工程师回答道，“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昨天发生的事！”

“我也这样认为，”斯皮莱特接着又说，“这个两栖动物身上的伤的确有些怪，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托普怎么会猛然间被抛出水面？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真好像有一支强有力的臂膀把它抛了上来，是这只神秘的臂膀拿着匕首结束了儒艮的生命！”

“是这样的！”工程师说，他思索了一会又说，“有件事我总弄不明白，不过，大概你更清楚些，亲爱的斯皮莱特，是什么人把我给救上岸来呢？我被大浪卷走了，又是如何把我拖到沙丘上？不，这难道不是真的？我琢磨着这个谜，总有一天要把它揭开。因此我们还要观察。这事不要张扬出去，我们只要多仔细观察就是了。”

大家知道，工程师没有找到湖中多余的水是从哪流出去的。因为从表面看没找到有任何分流湖水的渠道，那就必定在某处有一股暗流。西鲁斯·史密斯在这里吃惊地发现一股急流，他扔进几块小木块，见它们漂向南角，他随着这水流，在陡峭的湖岸上走着，来到了湖的南端。

这里的湖水如同漏斗一样往下陷。

西鲁斯·史密斯把耳朵贴近湖面听了一会儿，他十分清晰地听到了地下瀑布的流水声。

“在那儿！”他说着站起来身，“排水的地方找到了，肯定是

那里，从凹下去的通道掉进花岗岩大石缝里去了，然后，流向大海，它穿过石洞，我们不妨利用它做我们的住处。这下好了，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它！”

工程师折下一个树枝，插入凹下去的地方，发现水下一英尺的地方有个大窟窿，水流湍急，竟把树枝一下冲跑了。

“这下不再有什么疑问了。”西鲁斯·史密斯说，“那是出水口，就是这个出水口，我要把它揭开来看个明白！”

“怎么揭？”斯皮莱特问。

“把湖水水面降低 3 英尺。”

“如何降低呢？”

“另开一个比这个出水口大的洞。”

“在哪儿开呢？西鲁斯？”

“在离海岸最近的河岸上开。”

“那岸上可全是花岗岩石！”记者向四下看了一眼。

“那么，”西鲁斯·史密斯回答说，“我把这花岗岩崩开，水就会从这里大量地流出去，从而降低湖面，这个窟窿就会暴露出水面了……。”

“让它形成一个直接流向海滩上的瀑布！”记者插了一句。“造一个我们能够利用的瀑布！”西鲁斯接着说，“过来，你过来！”

工程师和他的伙伴一起走了，记者十分信任西鲁斯·史密斯，只要他没有疑虑的事就一定能成功。可是，这个花岗岩的

湖岸怎么凿法呢？没有炸药，又没完备的工具或器械，怎么才能崩开这坚硬的花岗石呢？难道是一种假想吗？

西鲁斯·史密斯和记者回到“石窟”的时候，他们看见哈伯特和邦克劳夫正忙着从木筏子上卸木头呢。

“我们把木头运回来了，西鲁斯先生，”水手笑着说，“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当泥瓦匠呀？……”

“泥瓦匠，不！我们要做化学家了。”工程师回答道。

“是的，”记者插话道，“我们要炸这岛上的岩石……”

“炸这个岛？”邦克劳夫说。

“至少要炸掉一部分！”斯皮莱特说。

“你们听我说，”这时工程师说话了。他把他们勘察的结果告诉了大家，根据他的说法，眺望岗的花岗岩石内部一定有一个山洞，不论它大还是小，他都主张穿透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开凿出一个更大的出水口。为此必须制作一种炸药，才能实现一个大流量的排水沟。这就是西鲁斯·史密斯打算利用大自然提供的矿产资源的设想。

不用说，大家一致同意这个计划。尤其是邦克劳夫，要采取大的行动方案，炸开花岗岩壁造一个人工瀑布，这正符合水手的心愿！他相信自己也一定能做好化学家的，好像做铁匠、陶器工匠一样，需要他干什么，他都能干好！即使让他做舞蹈教师或礼仪教师，只要是需要，他也同样能干好！

纳伯和邦克劳夫首先负责处理儒艮的肉和油，把油提炼

出来，把肉保存好，供以后慢慢食用，他们立即出发了，他们对工程师是绝对的相信。

他们走了一会儿，西鲁斯·史密斯和斯皮莱特带上柳条筐顺河流而上，一直朝煤矿走去，在那里有大量的片状黄铁矿，西鲁斯已经带回过它的标本。

他们采集这些黄铁矿整整干了一天，当天又把它运回石窟这里来。

第二天是5月8日，工程师决定开始他们的伟大工程。这种黄铁矿石的主要成份有：碳、硅石、铝和硫化铁，其中硫化铁过多，必须把它分离出来，尽快把它变成硫酸盐，得到硫酸盐以后，就可以提炼出硫酸来了。

实际上，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硫酸是一种最有用的化学品，根据硫酸的消耗量就可以衡量出一个国家工业的发展状况。这种硫酸对移民们今后的生活有很重要的用途，像生产蜡烛、皮革的鞣制等等，但此时，工程师留着它有别的用途。

西鲁斯·史密斯在石窟的后面选择了一块合适的场地，地面已经过细心的整理，在这地面上他放了一大堆树枝和木柴，在这木头上放了一层黄铁矿石，互相架起来，上面又盖上一层薄薄的事先打碎如同核桃一样大小的黄铁矿石块。这些准备工作做好后，他就把木柴点着了，热量传到片岩上，由于片岩含有碳和硫黄，片岩便立即燃烧起来。于是重新放上一层被

捣碎的黄铁矿石，堆成一大堆，外表盖满土和草，把它封起来，里面留几个孔通风，就像烧炭工要把木头烧成炭那样。

然而，要使硫化铁变成硫酸铁，使矾土变成硫酸铝，必须用 10 到 12 天的时间才可能生产出可以熔解的硫酸铁和硫酸铝，而其他物质如硅石、焦炭灰碴等都是不可熔解的。在冶炼期间，西鲁斯·史密斯还做了其他工作；他们干得非常紧凑，恨不得马上就能出结果。

纳伯和邦克劳夫将儒艮的油脂全都剥离出来，放在土制的坛子里，把这种油经过苏打或石灰的化学反应就能得到甘油。实际上用其中的任何一种都能把脂肪分解成肥皂，并把甘油分离出来，这甘油正是工程师想马上得到的东西。石灰他们有的是，他们知道，用石灰加工出来的肥皂是石灰质肥皂，不易溶解，因此不能用；如用碳酸钠加工，就可以造出易溶肥皂来，是日常洗涤中不可缺少的日用品。西鲁斯·史密斯更要寻求获得碳酸钠的办法。这并不难，因为在这海滩上有大量的海上植物，诸如海蓬子、松叶菊类和所有的鹿角科菜，把它们收集起来，晾晒干后，在露天的坑洞里焚烧，使它持续燃烧几天，热度达到使它完全化成灰烬呈粉末状，这就是很久以来被人们称作“天然碳酸钠”（即小苏打）的东西。

得到小苏打以后，工程师就用它处理那些脂肪。这样，一方面制做出了可溶性肥皂，另一方面制造了这种中性物质甘油（丙三醇）来。

光这些还不够，为了今后的生产，还有一种物质——硝酸钾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硝酸甲盐或叫作钾硝盐。

西鲁斯·史密斯要用硝酸和碳酸钾化合制成硝酸钾，而碳酸钾很容易从植物的灰烬中提取。他最后要得到的是硝酸，如果硝酸不像别的物质那样伸手可得的话，他遇到的困难就难以解决了。恰好，哈伯特在这个小岛的北边，富兰克林山脚下发现了一个钾硝盐矿脉，这样，他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它。这是大自然成全了他们，只要把其中的盐提炼出去就行了。

这些工作连续干了8天左右，终于准备得差不多了，而且是在硫化铁转化成硫酸铁之前，还有几天时间。居民们抓紧时间用可塑粘土制做耐火陶器和建造一个专门用于蒸馏硫酸铁的砖炉。到5月18日，是临近完成化学变化的时候了。

这些天来，斯皮莱特、哈伯特、纳伯和邦克劳夫在工程师的精明指挥下，很快就变了世界上最能干的工人。由此可见，生存的需要是最令人信服和最好的教师。

黄铁矿石加热后，完全还原了。他们就把还原成的硫酸铁、硫酸铝、硅、碳渣和炉灰统放在一个盛满水的大池子里，这种混合物被搅均后，停放一会儿，使它沉淀，得到一种清亮的液体，就是含有硫酸铁和硫酸铝的溶液，剩下的就是不溶解的固体物质。最后，这种液体的一部分蒸发掉，形成硫酸铁的

结晶，其余液体也就是硫酸铝的溶液了。

西鲁斯·史密斯就这样得到大量的硫酸铁晶体，用它便可以提取硫酸。在工业生产中，制作硫酸需要很昂贵的设备，必须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厂、专用工具与设备，有铂金仪器，防酸腐的铅室，有了这些成套设备和条件才能进行化学合成等等。工程师不具备这些工具和设备，但他晓得，在北欧波希米亚，人们用土办法能制出浓度很高的硫酸来。人们称这种酸叫“北欧硫酸。”

由于有了硫酸铁，西鲁斯·史密斯生产硫酸就只差一道工序了。就是把硫酸铁晶体放在一个容器里封闭好以后进行焙烧，以使硫酸铁蒸发成水汽，水汽冷凝后，就得到硫酸溶液了。

这道工序需要用耐火陶器，把晶体放入陶器中在炉火上烧，加热使硫酸蒸馏。5月20日，12天来工作很顺利，工程师获得了大量的硫酸，他打算以后多方面地利用这种化学制品。

为什么要制作这种化学品呢？道理很简单，就是钾硝很容易与硫酸起化学作用，那么他们很快就能通过蒸馏作出这种酸来。

可是，工程师要硝酸干什么用呢？他的伙伴们还不清楚，他还没有向大家讲明他最后要干什么。

然而，工程师的目的就要达到了，再有一道工序，他就可以得到这个历经多次化学操作才能得到的化学物质。

得到硝酸以后，工程师把它放到甘油中，甘油是事先在水

容器中经过蒸发冷凝后得来的，连冷却剂也没用，就得到了好儿品脱淡黄色的油质液体。

史密斯为了安全，他一个人远离大家独自完成这最后一道工序。当他带回这小瓶液体给他的朋友看时，他高兴地告诉他们说：“这就是‘硝化甘油’！”

的确，这是一种可怕的化学制品。其爆炸力比一般炸药要厉害 10 倍，它的爆炸将会酿成巨大的事故！然而，自从人们找到制作硝化干油炸药的方法以来，就是用一种具有相当吸收能力的多孔的固体物质（粘土或糖）和这种硝化甘油混合起来，就使这种液体的危险性小得多。在使用中也就安全了。不过，在林肯岛上，当时移民们还不知道这种安全的方法。

“就用这种液体去炸岩石？”邦克劳夫有些怀疑地问。

“是的，朋友，”工程师回答：“这种硝化甘油将能产生巨大的威胁，可使坚硬的花岗岩炸碎。”

“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这种情景？西鲁斯先生。”

“明天，等我们凿好一个爆破孔就可以了。”工程师答道。

第二天，5 月 21 日，一清早，移民们就要当工兵了。他们来到格兰特湖东岸，离海岸有 50 英尺的地方，在这块岩石的下面就是水面，湖水四周被花岗岩围着，显然，如果把包围着的花岗岩炸开，水就会从这开口流出去，形成一条小河，河水就能够顺着高地的倾斜面流走，一直流入海里。这样湖水水面就自然降低，使原有的排水道口暴露出来，这就是工程师的

最终目的。

在工程师的领导下，邦克劳夫手拿十字镐敏捷而有力地凿着花岗岩石的表面，他们打算在湖岸的横向斜坡上凿一个洞，而且必须倾斜着深入进去，以使湖水水面明显低于这个汇合面。这样炸开岩石后，就会有大量水溢出，从而达到降低湖水水位的目的。

他们凿了很长时间，工程师想让它达到预期的成功效果，于是他用了至少有 10 升硝化甘油来进行这次爆破。邦克劳夫和纳伯交替着凿着这个爆破洞，还很顺利，下午约四点钟洞凿好了，接着就是点燃炸药的问题。一般来讲，硝化甘油是用雷汞导火线点燃引爆的，要引爆必须要有一个冲力，点燃容易，因为这种化学制品点着火只能燃烧却不能自动产生爆炸的威力。

西鲁斯·史密斯用硝酸和火棉制作了一种导火线，把这种东西放进药筒，引到硝化甘油里，就可以达到引爆的目的。

但是西鲁斯·史密斯知道：硝化甘油经撞击也能爆炸，因此他决定利用这一性能，如果不能成功，再想别的办法！

其实，只要在坚硬的石头表面滴几滴硝化甘油，用锤子一击就会爆炸，可这样做，击锤人就会牺牲。西鲁斯·史密斯想象着在爆破孔上面，悬挂着一根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绳子，吊上一个重好几磅的铁块，另一根长长的浸过硫黄的纤维，把它的一端系在第一根绳子的中间，另一端拉到离引爆洞几英尺远

的地方，用火点燃第二根绳子，它一直燃烧到第一根绳子，第一根一点燃就会断，这样铁块就会砸到硝化甘油上。

把设备放好后，工程师让伙伴们离远些，他把硝化甘油倒进爆破洞里，一直倒到坑口，然后又在岩石表面滴上几滴。此时悬好的铁块正对在它的上方。

一切准备工作完毕，西鲁斯·史密斯点燃了蘸有硫磺的绳子，立即离开现场和同伴们一起回“石窟”去了。

绳子大概可以燃烧 25 分钟。真的 25 分钟刚过，他们就听见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好像整个岛的地基都在颤动。石块如同火山爆发一样冲天而起。空气中产生的剧烈的振荡，使“石窟”的岩石发生了强烈的震颤。尽管移民们远离爆破点有两英里多远，还是被爆炸力掀倒在地。

他们爬起来，就往高地上跑，一直朝湖岸峭壁的方向跑去，那里应该被炸开了——他们一遍又一遍高呼：“爆破成功啦！”只见花岗岩湖围被炸开一个大口子，一股急流白浪滚滚穿过高地，流淌在岩石顶上又从 300 英尺高的地方向海滩流去。

十 八

西鲁斯·史密斯的安排成功了，他还一如既往，没有满足的时候，仍旧紧闭着嘴，眼睛睁得大大的，纹丝不动地站着。哈伯特兴奋的几乎发了狂；纳伯乐得手舞足蹈；邦克劳夫点着他那大脑袋小声叨咕着：“行！我们的工程师真不简单！”

的确是硝化甘油发挥了巨大威力，给这湖炸出一个大流量的排水沟，排水流量是这湖原有出口的三倍，爆破后不久，湖水面至少下降了两英尺多。

移民们返回石窟去取镐、铁头标枪、纤维绳，一块火石和火绒，而后再返回高地上，托普在前面带路。

路上，水手忍不住问工程师：“西鲁斯先生，你做的那种油能够把整个岛都炸平，对不对？”

“不要说海岛，大陆都可以炸平，”工程师回答说：“这只是一个用量的问题。”

“那您能否用这硝化甘油制作子弹炸药？”水手又问。

“不能，邦克劳夫，因为这种东西太容易爆炸，不过如果制一些棉质火药或制一些一般火药还是很简单的，因为我们有

硝酸，钾硝，硫磺和炭，可惜，我们没有相应的武器。”“啊！西鲁斯先生，”水手接过来：“只要有韧性！……”邦克劳夫已经把“难”字从字典上抹去了。

移民们来到眺望岗，直接朝湖的出水口走去，在它不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原来洞口的里面。

不大一会儿，移民们就来到湖的南端，一看便知他们达到了预计的效果。

实际上，在湖的花岗岩石壁内显出了他们一直搜寻的洞口，这个洞口已经高出水面。一个窄的陡坡，由于水已退下被暴露了出来，于是可以走到洞口跟前。这个洞口大约有 20 英尺宽，却只有两英尺高，如同人行道边上的下水道口一样，因此这个口不能为移民们做通道，但是纳伯和邦克劳夫拿着他们的镐，不到一小时，就把这个洞口凿出一个合适的高度。

工程师靠近洞口石壁的上半部，找到只有一个 30° 到 35° 的斜坡但不陡，一直通往海面。这就是说，花岗岩高地内部很有可能还有某个更大的洞。他肯定能想办法利用它。“怎么，史密斯先生，我们呆在这里干什么？”水手问，他急于到那狭长的甬道里去探险，“您看托普已经跑到前面去了。”

“好！”工程师答道，“但应该把这里看仔细，纳伯，去折几根带树脂的树枝来。”

纳伯和哈伯特朝那个被松树和其他绿树遮挡着的湖岸跑去。他们折下一些松枝做成火把，用火石点燃，西鲁斯·史密

斯带头，移民们一起进入这阴暗的排水洞的通道里。

出乎他们的预料之外，这个甬道的直径在逐步变大，所以探险者们马上能够直立行走下去了。花岗岩石壁被长年不间断的水流冲刷得很滑，不当心就会滑倒，所以他们用一根绳子彼此拴着，就像登山运动员那样，多亏有的花岗岩有凸出的地方，成了天然阶梯，使他们走下坡路才不至滑倒。在火把的映照下，岩上的水滴时不时显现着虹色，使人觉得岩壁上一定有无数的钟乳石。工程师已分析了这里黑色的花岗石，他既没有见到沉积地层，也没有见到断层。石块很密实，纹理很细腻。这条甬道可以追溯到海岛的起源，即自从有海岛那天起就已经有这个甬道了。这里肯定不是流水逐渐冲刷出来的。在深层岩体造成石洞，亲手挖掘这个甬道的不是尼普顿而是柏鲁图。

石壁上还能够明显地看见熔岩的痕迹，多年的流水冲刷都没能将它彻底冲洗掉。

移民们小心翼翼地往下走，这个洞还是第一次有人来，谁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深，他们冒险往深处走，禁不住产生了一种无名恐惧。

他们谁都不说话，移民们小心翼翼地往下走。而每个人的大脑都在想，而且想的不止一件事。这个洞口和海是相通的，是否有某种章鱼或其他巨大的软体动物，占据着里面的洞穴。所以必须格外戒备地进行深层探险。